



端午前后话艾草

□梁永刚

(一)

乡间是野草的天下,也是中草药的宝库。

那些走进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诸多草药,不少都是寻常的野草,譬如艾草。艾草也被人称作艾蒿,或者直接叫“艾”,名字像极了诸多乡村女孩的小名,淳朴亲切,带着泥土味。

泼实实的艾草,从春日喧腾的泥土里钻出地面,一直长到齐人高,很少受到外界的侵袭,就连牛羊走到它跟前,也只是闻上一闻,便识趣地走开了。

艾草的清苦气息,织就了一张抵御外侵的防护网,让其自在生长,不受虫害侵扰。

清明插柳,端午插艾,是吾乡的习俗。

端午节那天,地里的活儿再忙,祖父总是起五更下到河滩,赶在太阳出来之前,割回来一捆带着露水的艾草,这是代代相传的习俗。

祖母从中挑出几棵直溜的艾草,根部朝上,插在大门和堂屋的门楣上,有了青艾的搭配,斑驳陈旧的木门,一下子亮堂了许多,一家人出来进去,便有丝丝缕缕的暗香在鼻前缭绕,盈袖入怀。

(二)

旧时乡间,门前屋后,杂草丛生,易招惹蚊虫。

夏日夜晚,树下纳凉,蚊子嗡嗡乱飞,冷不丁就咬上一口,让人心烦。

那时候,没有花露水、风油精,更没有灭蚊灵、电蚊拍,甚至连蚊香都没用过,庄稼人对抗蚊虫的利器,除了手中的蒲扇,便是艾草了。

乡村夏夜驱蚊,艾草是天然的蚊香,也是蚊虫的天然克星,其威力相当于植物中的“化学武器”。

老家门前有一片空地,中间是用废弃的碾盘和磨盘拼成的石桌,周边散落着几棵大树。那是炎炎夏日乡邻们常常聚集的场所。没有电视的年代,吃罢晚饭,附近的乡邻们便聚到石桌前,坐的坐,站的站,扯扯闲话,聊聊家常,排遣一天的劳累和燥热。

天气越闷热,蚊子就越多。那时祖父在黑暗中摸索着,卷了一根纸烟,点上吸了两口,对我说:“刚,你到东屋拿几棵艾,点上撵撵蚊子。”

我取来几枝晒干的艾草,合成一束,握在手里,凑到祖父跟前点燃后,高高举起,来回挥舞,一直舞到薄雾青烟上下弥漫,清苦气息左右缭绕,才将燃尽的艾束掷于地上,而此时逃脱不及的蚊子大军,纷纷从空中跌落,命丧于袅袅艾烟之中。至于那些侥幸冲出艾烟重围的蚊子,捡了一条命,也都逃得远远的,再也不敢靠近人群一步。

(三)

旧时乡间没有蚊帐,夏日在外露天睡觉,临睡前,祖母给我燃上一把艾草,挥之不去的艾草青烟,保我一夜不受蚊虫叮咬。

乡谚说:没有烧锅柴,也有两把艾。旧时乡间,陈年的艾草是家中必备之物。特别是有孕妇的家庭,待婴儿降生人世时,艾水礼是必不可缺的。

新生儿娇嫩,不能直接放入艾水盆中,需一人抱着赤条条的婴孩,一人拿棉花团蘸着艾水擦洗身子。擦洗身子之人,多是孩子的祖母,手上一点点拭去污垢,嘴里为孩子祈祷着平安。

艾香氤氲,水雾缭绕,斑驳灰暗的土屋里,弥漫着喜添家丁的祥和。一个生命在啼哭中降临于世,艾草是第一个拥抱孩子的人间草木,如丝如缕的清苦气息,顺着肌肤,浸入体内,抵达脏腑,疏通脉络。

老人过世,入殓前,儿女要为其净身,那是儿女最后一次尽孝道,用的也是艾叶水。

艾者,爱也,是一种仁爱,更是一种大爱。

一个人来到世间,不得而来;一个人离开阳世,不得不走。来也艾草,去也艾草,一株再寻常不过的草本植物,与人结下了一生都扯不清的缘分,血肉相连,生生不息。

如今,艾草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,艾草种植越来越广,艾草产业已成为中原大地助力乡村振兴的“黄金草”。

两次谎言 一生父爱

★徐天喜

今年的父亲节与夏至撞个满怀。两节双至,思念萦怀。

在父亲眼里,我从小就很实诚。可我这辈子,偏偏对他撒过两次谎。每每想起,记忆如昨。

我第一次撒谎,是小学三年级。夏日午饭后,我谎称到校帮老师干活,早早离家,实则赴同伴之约,去村外野塘戏水。

哪知刚到野塘边,我还没来得及脱掉裤子,同伴就猛地从背后一捺,扑通一声,栽进水里。吓得我慌忙爬上岸,脱下湿裤子,晾在树枝上。可到了该上学的时候,裤子还是湿漉漉的。我就只得让小伙伴,帮我向老师撒谎请假,并要瞒着我父母。

不几天,老师来家访,提到我请了两次假的事。父亲顿时瞪大眼睛:“他请了两次假?”父亲的反问,似乎让老师起了疑心。一旁的我,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。但父亲没当着老师的面揭穿我,只是勉强笑笑:“哦,我记混了。是请了两次假。”

老师走后,父亲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,随手拿起一根细竹条,朝我的屁股上狠抽几下。我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生疼,还不敢哭喊,只任眼泪横流。父亲咬着牙狠狠地说:“从小就不学好,撒谎,长大就会没出息!”

这短短的一句训斥,让我在心里搁了一辈子。发奋要学好,长大有出息。

父亲77岁那年,我却又一次对他撒了“谎”。

我参加工作后,在城里安了家,把辛劳了一辈子的父母亲从农村接了到城里。第六个年头时,父亲的牙龈上长了个花生粒大小的肉疙瘩,不痛也不痒,父亲也就没多在意。可接下来,那肉疙瘩开始慢慢溃烂,用药也不管用。入秋后的一个下午,我强行带父亲去医院的牙科做检查。可检查完后,医生把我叫到一个偏僻角落,告诉我,父亲已是食道癌晚期,牙龈肿物为癌细胞扩散所致。结合高龄病情,医生建议保守治疗,我尊重了医生的意见。

从医院出来,父亲问我究竟是什么问题。我强装笑容,宽慰他:“没啥大问题,就一个慢性溃疡。把医生开的药吃几个月,就会好的。只是年纪大了,好得慢一些。”那时我强压着心里的痛,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。父亲长长舒了口气说:“那就好。只要不是癌症就放心了。”父亲对癌症很敏感,因为我爷爷就是得食道癌走的。

接下来的日子,父亲按时服药,所谓的溃疡却日渐加重,频繁出血,进食困难。

我知道父亲的日子越来越少了,一有空就陪他聊天。直到病情严重的一天,父亲有些吃力地说:“这一回,你又没说实话吧,我不是啥溃疡。”我赶紧解释:“真是溃疡。”父亲说:“我也不怪你。你瞒我,也是一番好心。”原来,父亲已知自己的病,只是我们心照不宣罢了。

父亲忍着疼痛笑着说:“我这辈子养了你这么一个好娃,知足了!”“那次打你,打得不亏,要不大打狠点,说不定你就养成了坏的毛病哩。”

次年开春,被我“骗”了两次次的父亲,带着不舍,离我们去了。

我一生撒了两次谎,是我所幸。年少时的谎言,换得父亲的教诲,使我能坦荡立身;成年后又用善意的谎言,换得父亲的心安。

父亲节到了,谨以此文祝天下父亲岁岁安康、福泽绵长。



清平乐·端午

★阿卫国

清晨起早。米粽刚刚好。户户门头添艾草。香了人间味道。

兴来漫步河边。似闻诤语谰言。屈子一声叹息,乘风又起波澜。

端午感怀

★李伟忠

艾香沁润粽香温,泪水情思动楚门。
北国江南逢此日,千家万户祭忠魂。

夏至舒怀

★何玉浩

一夜雨声送夏凉,银辉斜映小楼床。
清风拂面意未尽,隐听蛙鸣满野塘。

夏至吟

★李剑友

夏至金乌最北沿,午时人影短达端。
园林瓜果熟然序,烈焰须臾骤谢欢。

忆父亲

★黄建华

身板微驼两鬓霜,穷年兀兀历沧桑。
闲时檐下抽烟斗,忙里田间耕夕阳。
种地犹期仓廩实,读书更盼子孙强。
前尘往事随风远,却有叮咛绕耳旁。

咏月季

★姚庆河

仲夏枝繁叶含神,花放四时香色新。
不逐东风争上苑,丹心一片守凡尘。

